

寂寞沙洲冷

——忆与奚啸伯先生的一次交往

■文/尹丕杰

1964年春，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，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，规定全省的京剧团必须派团长、导演观摩学习。我当时正在景县京剧团当“暂借”编导，有幸参加了那次盛会。

那次共有六台大戏：唐山的《节振国》、张家口的《八一风暴》和《杜鹃山》，天津的《六号门》和一出农村阶级斗争的戏（已忘剧名），此外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《红云崖》了。

每次看完一出戏，都要进行讨论，我有几次发言可能引起领导注意，便被调进秘书组，负责记录、整理会场发言，特别是主创人的发言。我以一个刚从劳教场所毕业的“摘帽右派”的身份，竟然膺此重任，自然格外忠勤履职，故颇受嘉许，不久便成为秘书组主力。

与会者都心知肚明：《红云崖》这出戏绝无进京的可能，症结所在就是主演奚先生的“右派”身份。当然，比起历慧良的《火烧望海楼》被挡在汇演门外，《红》剧能正式参演已算皇恩浩荡了，所以看完《红》剧后的讨论会异常冷清。女主持人先以闲谈方式对历慧良的种种“大不敬”奚落了一番（历慧良未出席），然后才宣布开会。奚先生作为主创人员首先发言，我坐在他对面开始记录。我原以为刚才女主持人的“帽儿戏”会使他尴尬，孰料他气定神闲，一副宠辱不惊的气度，曼声细语、娓娓而谈，没有任何手势或动作，更不作佯狂态、夸饰态，

宛如高僧说法、夫子临坛，品性的高洁、人格的尊严一展无遗。

我早已料定《红》剧必遭淘汰，觉得无须再像对待热门剧目那样：先草草记录，再细细整理。况且奚先生言词简练、条理清晰，完全可以“一遍成活”，于是记录时力求文字洁净通顺，“落笔成文”，就这样坚持到发言结束。其后的讨论像是虚应故事，几个人说了点言不由衷的意见，便散会了。

照常规：记录稿必须整理完毕再交给主持人，这次我因一遍成活，便想当即交卷，不料女主持人似乎不屑一顾，毫无接卷之意，转身走了。我正不知所措，忽见奚先生还在整理东西，便走过去说：这记录稿交给先生好不好？奚先生抬头看我一眼，脸一红说也好，便接过过去低头看起来。稍顷，他猛抬起头说：这是刚记的吗？哎呀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，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！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，抓住我的手说：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于是说道：曾听过您在讨论《节振国》时的发言，印象很深，因为素未谋面，不知老弟的来历，请介绍一下。我苦笑着说：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，但根底不同，先生是四大须生，我不过是短打小儒，现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，临时工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奚先生沉吟不语，叹了一口气，话锋一转说：好，我单听听您对《红云崖》的意见。我见先生十分诚恳，便直抒胸臆，谈了一大堆看法，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，先生听完客气地

说：高见高见。又问我看过他多少戏？我如实说不太多但也不少。先生说请评一评，我连说不敢，先生一再催促，我想了想说：这样吧，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。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，写了“鹤鸣九皋”四个字，先生连说过奖，我继续写道：“雁落平沙”。先生显然很认同，激动地说：啊知音！难得的知音！我说：先生别急，还有几个字呢，接着写道：“寂寞沙洲冷”。先生抬起头凝视着我，半晌无语，最后长叹一声动情地说：命该如此！说着将我写的纸片叠起想往衣袋里放，我赶快夺过来三两把撕碎扔掉了说：无知妄见，可不值得您保存！他看了看我，苦笑一下说“对对”。这时会议室早已空无一人（记得是在中国大戏院地下室），偌大一间厅堂，奚先生神情萧索，显得十分落寞，甚至有些孤凄。

其时，江青已大步跨上戏剧界前台，“千万不要忘记”的口号正在全国彻响，文艺界已经处于山雨欲来的情势中了。

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住在渤海大楼，因此，我此后和奚先生多次有机会碰面，但彼此只是相视一笑。

不久，曲终人散。奚先生的《红云崖》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那年的全国现代戏汇演。

李白诗曰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”，信然。

责任编辑/曹 吴